

聞
雁
齋
筆
談

聞雁齋筆談卷之四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戒殺

有烹魚而蓄其子水中者以為所全多矣孰若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咫置之盎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不即縱之去也此可為吾輩食葷者之法傅孝玄言鱖魚就烹時必以首尾力抵盎中護其懷中之子念之心忤

焉誰無父子之性而謂水族痴暗獨不然耶宋
神宗見一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取其羔進
御遂不御羔余嘗見光祿寺側有群雞亂撲鳴
不成聲視之則其股已充膳矣侯王宰官福廬
每受業報豈誣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鱉者庖
人思悅之乃置數孔釜蓋上火煨之鱉燥甚
其首向孔中出則取酥與漿沃之沃數次而鱉
乃大醉其味美特甚貴介子後病火瘥索漿甚

急輒昂其首作螳狀其庖者之死亦然如之居
士曰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亦可
以少懲矣况果報若此之昭彰乎可不戒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鰲先君之友也蒼面棘鬚多癢痕
笑輒搖首攢眉所居處曰白魚段老屋木器庭
中小藝花竹攤書危坐意洒如也年六十時先
君與陳員外王道往賀之歡醉竟日先君詩云

未敘寒暄慙予懶亂呼茶酒愛君忙其後先君
歿每見余輒相對而泣曾作挽詞三絕見遺有
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為桐鄉耆夫有德于其民死而告其子
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祠鄉民既
而桐鄉祠之不絕此所謂沾沾自喜者侯誰
崑三年將入覲誠父老不得攀送有四人持紅

紗燈傍輿至水側揮淚再拜而別樊受之唯々
竟不問為何人

墨窓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
雪浪來顧余墨窓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
與談無生理甚淡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
知識者又有觀如者亦學於雪浪議論疊々而
面有不齊之色為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

實諸所無伴雲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
如公不知所往

送春

已亥適長安三月三十日卧於德州之逆旅土
床濕蒸逸不成寐明晨跨馬將行命侍者書二
絕於壁其一云燈灺隨焰死居人解不禁中有
傷春客披衣看啟明一云東方有啟明行人不
成寐樞馬亦長嘶疑為春歸去今年三月二十

九日折得牡丹著瓶中忽憶前語而燕子偶入
余室若將營巢者又戲賦二絕云萬卉為春忙
春歸卉亦老獨有雙、燕尋春拾春艸吾聞雙
燕子不八愁人家何事偏追逐應知問落花

櫻粟

櫻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宏侯種之盈畝萬朵
爛然今足奪目鮑我生問余此堪作何比余昔
過廬溝橋一庄院僧驅騾百許頭從食樨下其

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
日所見頗為似之二生皆絕倒

鄭筆峰

新安鄭筆峰名紉以減塑有聲於人佛像往
逼真多於神處着力嘗與余縱觀阿修羅像問
誰最者鄭指金小乙總管曰此其最矣周太尉
次之余曰何也鄭曰凡神像耳目口鼻其高下
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然不然則神活所以最

也會左髻晏陽子羽位妻東祈塑者相踵於門
鄭亦日夜不少休亡何卒死、時眼根先絕或
曰以塑故多得鏤神弗佑之此正兒佛媼語非
然也神竭焉能久視人世哉

文移古訓誥

今之文移古訓誥也群胥會言某官行文移將
倩某往衆皆從吏之一胥嘆曰不可此人去彼
中民受其害矣衆亦莫然之有間復曰某三家

村訟師也訟師告訐主於紮陷辨駁而已豈念
彼人利害乎文移則不然必須委曲婉轉而無
龔而後即安故凡胥之老於供者庶足辦此衆
皆嘆服袁中郎為吳縣其弟小脩自楚來見案
上招申諦觀不置中郎問故小修嘆曰常恨國
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獄招提肖物屢
不減太史公聞周孟溪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為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於師博通教乘高皇欲迎
入大內供養諸師言別師無言但云上苑已無
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僧方盛氣欲往不能
省後召對不稱旨將殺之僧笑曰悔不用吾師
之言高皇寃得之盪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云
偶誦大藏中偈何意也按藏中果得此偈遂捨
之僧慕上苑見夢故不足道彼師殘命蓋亦岌
岌矣故談言微中鮮不為英雄所窺而世競以

智先人嘯，咸輔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乎隲
子家之樹蔽田成子之臺田子未言也何為乎
伐之斧離數創而止智矣哉智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為放生
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
數萬會於湖上，隋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此王
侯宰官今生作者之因也聞余鄉亦有放生會

每朔望納錢於櫃至會期多買羽水二族放之
亦是一事第流浪陋劣之徒乘機捕逐甚有伺
其釋放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可免此
厄可渡此等人也正旦放生人競逐之論者以
為不如勿放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談廣大教化
當不如是僧本源欲建放生堂於玉柱塔之側
不知何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濶天空即
不能禁民勿捕於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夢飛翠樓記

沈聲遠飛翠樓故嘗讀書處也今樓已移他所
矣辛丑三月六日夢至其處窓檻玲瓏香氣芬
馥週遭羅列奇石如刀劒峭削舞袖蹁躚之狀
或如真官仙宰正笏鵠立又如奇鬼猛獸欲來
搏人余謂李文饒故物一旦盡置几席間平泉
庄虛無石矣令米顛見之豈勝僕々乎池上芙
蓉凝露欲笑翠蓋靜植水中藻荇皆可數菱花

盛開有結實者鮮紅射目年來病眼齋居不復
有豁然之見間遇佳山水惘々如行霧露中一
片遙白耳今夕何夕得如是觀乎或云晝之所
為夜之所夢皆是識神亂飛無閑因想夫使僕
隸之夢必為國君百年間就使憂若三萬六千
場亦快活三萬六千場矣

記夏龍衢夢

古歛王民輝字惟華以寫神寓居世長所嘗令

寫先賢遺像一冊時方搆王理之先生像趙綸叔言像藏夏氏子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前先君龍衢曾夢王先生偕顧桴齊周秋汀高歸田朱遜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嘗私識之曆本上乃出眎余手跡宛然因與綸叔嘆夢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遺像聚於一卷之間乃在二十年後誰謂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龍衢善諧謔而聲氣奇峭如鬼嘯猿號聞者絕倒

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淋借書一帙
手携以歸疾吟其所自為詩有無樂庶幾下傷
情怕倚樓之語龍衢死久矣其子號清岑者有
父風

利弊不相遠

古今治亂利弊大抵不甚相遠蓋心計之吏往
往乘民情之急而故緩之則可以速得志於天
下往歲渡淮見歲課旁午市舶填塞扒人典估

客關戰手言曰左右如此奈何縻我歲月而安
坐為余心憐之今日讀子瞻上呂相書云自入
淮南界開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
怨咨商賈幾于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
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
商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費
用坐謁則所喝惟命宛如目前光景地孟子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我朝魏恭簡有言大

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明秦
以其背聖人大公秦以其私曰復斯語不覺長
嘆

巴城道

明日春歸矣風雨凄然小舟掀舞水中追思乙
酉歲侍先君送鶴林公之喪拜揖齋先生墓下
鬱々芊々彼藏者皆一時大賢人也相與慨然
久之是日雲物澄和卉木條暢舟中携得香山

長慶集然香啜茗更讀而互聽之縱談快甚且
曰宇宙間計便宜人古來惟陶靖節白香山蘇
端明耳余謂陶無容喙香山端明往々竄逐何
謂便宜先君笑曰小子識之此所謂與之為嬰
兒也夫與之為嬰兒焉往不得便宜哉其後又
五月外父茂承公亡又十七年是為今歲辛丑
其子始克葬於平齊墓側余再過巴城追記其
事

李先生交情

萬曆戊子先君子歿于家有之長安者以告李
先生晴源先生時為儀部郎即為位中門外哭
盡哀齋三日而後遣使齋文來弔其辭酸楚令
人不能竟讀又七年而余不肖始克葬先君子
先生會有滇南之役休沐里第余以誌墓文請
先生揮涕久之其明日復來奠一牲一飯必令
家人滌器再三而親視其烹調之節自辰至未

不欲嘗食曰吾所恃以通於吾友者此一念也
又明年先生歸自滇南使其書記陸生持誌文
來不肖且拜且泣而陸生亦揮涕言曰自叅政
之為此文也每旦必齋心而後伸指和墨已復
嗚咽不勝輒棄去其淚之灑長江者不能指數
其虜矣丙申冬日記

自述

債負山積鼠雀雲擾對境惘々自念慶堂之燕

不知作何結束也境遠念息復是洒然誰不為
燕之慶堂者於是遊覽古初返照無始不復知
吾喪我也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凡夫哉凡夫哉
夫誰與接搆而不以心聞者乎袁中郎有言寧
問須從逆字長人不吾犯即須自逆有味乎其
言之矣

錄劉洎語

唐劉洎有言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

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誠哉是言也
生平少記而多言每與客論難常至俯首欲睡
所以損氣者甚矣殆哉易曰躁人之辭多將以
此自攷其學

茶

茶既就筐其性必發于日而遇知己於水然非
煮之茶龜茶爐則么不佳故曰飲茶富貴之事
也趙長白自言吾生平無他幸但不曾飲井水

耳此老於茶可謂能盡其性者今亦老矣甚窮
大都不能如曩時事猶摹挈萬卷中作茶中故
是天壤間多情人也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於西所謂側視之則粉
如鉤者也戊戌正元二日月有輝里父老見而
異之相傳以後常然余寔未之見也今歲三月
七日至五月一日雲霖傾注見日者僅四五而

夜又無月初二晚忽然開霽萬里空碧頗恨此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鉤斜掛時有赤英射人久之乃落豈日月之行亦與時異乎抑所云歲差者乎往在京師嘗見己亥新曆閏五月已入刊定閏四月或云是歲差果然柰何其弗之正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皮

鹿門怪之謂此老鐵心石腸與賦不類是不知
梅花者世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譚公亮之
北亭外有梅一株倚窓數藹白如攤雪恨脚痛
未能坐卧其下時候消息于童子而已今日奇
香破窓而入而侍者來報兩意垂垂豈梅將別
我乎令桐快讀宋賦酬之梅哉梅哉應不恨我
隔斷窓前月也

夜坐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聞淨院禪誦聲甚肅
心樂之遣童邀守源、微翰誦而出然默持不懈
已邀雲居謝曰少須吾課完也已默全至三僧
意皆自得相與談頓漸法門余笑曰天下決無
頓教○悟處○皆○頓○學處○皆○漸○取○雲居曰六祖不頓
耶○余曰此為宿根○元來是漸○四人相對大笑因
念二十年前予讀書大樹齋寺中作課者獨本
源一人耳然亦不能談今日爾、可為拊掌

黃沅

古赤壁在武昌嘉魚縣、子瞻在黃州時所游者
蓋赤磯、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弔古一事耳
其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
壁矣、不然、武昌在黃州西南境、安得云東望也
此老胸次洒落、故黃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攷
索、便爲千古不朽計、故是宇宙間討便宜人、余
姑夫金玉崖、近從楚歸、曾至黃州赤壁磯下、云

有堂三楹以祠公而旁刻趙文敏所書前賦於
壁又云曾泛沅江見斗崖上石洞淙澗三四室
者所在多有其一曰鍾鼓洞此地流平徑澗易
為登覽中有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鍾聲一
鼓聲石之鏗然者緣江處有之然未有若斯
之洪亮悠遠者也酈道元石鍾山註云下臨深
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坡老常與子
邁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聽之謂酈元之說信然

而唐應德氏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
嘗有聲、一徑石鍾山下、則鏗訇鏜輅驟發而駭
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
相得、而一露其奇爾、二公所見、殆是宇宙間一
段議論、決不可易、而由鍾鼓洞觀之、又不可謂
石鍾之說皆非也、唐李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
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其所見不逮鍾鼓洞
遠矣、

富者子夜歸

富者冬夜後外歸天大雨懼傷其履也跣而疾走抵家人將洗焉富者大怒曰止々無費而翁薪水旦且盥々既可濯也以其兩足就寢懼傷其衾竟外其足而寤足僵甚夢人削之大叫狂走衾與履皆敗矣或者笑之曰又多乎哉則其足可以無履而衾不傷張大復曰兩之愛履也夢之愛足也是兩情者吾惡乎知其辨客有

沒江而溺者亟呼曰援者與之金一人援之猶
出沒江上已悔其援金之多矣此天下之人情
也夢乎覺乎一也

夫婦

雁之後一也媒者真焉吾聞其語矣未見其徵
也顧敬亭先生曰吾徵焉吾稼園宦傍有羅者
得一雁繳其羽繫其足而五之汀畔以為媒每
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

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
其腹腸寸裂矣故寫之見鏡而舞也傷其容也
偏棲之燕年、熬縷而孤飛也重其思也失物
之有夫婦多矣

上元

東坡夜入延祥寺為觀燈也僧舍蕭然無燈大
敗人意坡作詩云門前歌舞闌分明一室清風
冷飲冰不把琉璃閑照佛如知無燼亦無燈此

老甬次洒落機穎圓通故作此志矢耳催漆寒
生漏銅壺且莫催鐵閤金鎖微明開誰家看是
能閒坐何處聞燈不看來方是真實語者有不
能夜遊晚來月色如銀意欲隨逐行輩稍穿城
市而瘡鬼惱人累足高臥幼女提一蓮燈戲觀
亦自燦然書之以為壬寅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第二人漁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

先生是弟子中弟子是先生中萬曆丁酉翰林
馮有經典試其弟子先中式庚子其師亦舉於
鄉出兵部張其應門下其庶故馮翰林門下士
也戴仲豪候兵部於京師遶楚中二舉子來謁
聞之云

人面桃

桃之品亡慮數十種碧天緋桃堪極目然天者
故是正色耶至於人面桃則桃之變極矣瑩白

如雪光浮白外素者故艷不艷於此方之梅花
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藉使敷萬一時堪作梅
嬖天天者雲從可

徐公善謔

傅海壚先生狀貌魁碩讀書多遠畧晚歲貢為
博士徐五湖公與人書云適晤海壚氍帽裘
據胡床而坐儼然戎王也乃欲就廣文意思亦
太貶損矣徐公善謔能識字嘉靖辛酉吾鄉大

水雨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客云故胡越之區
魚龍雜處今雨勢爾々天意其欲復古耶今日
步庭中念偶及之不覺失笑

戲題辛丑誌

讀書談笑登覽作文自是人生南面王樂至其
留滯而不釋吾未見樂之不為悲也而目兩足
人所同具獨余無有朝褰衣食人人如是余獨
力勉之而常不能給噫亦大苦矣然一日之閒

一事之暇輒捲簾董掃默坐朗吟自不能讀耳
受之是不能行人扶之客不能集過友來而訪
之口不能吟隨所見艸木虫魚古今人士賓朋
談吐意與所觸筆之識之臨卷欣然事已不復
追念客有舉余辭而問焉莫能憶也吾未見余
之苦不為余之樂也噫嘻墮地四十八年何年
孟浪何年不孟浪辛丑三百六十日何日舒眉
何日不舒眉今夕除夕歲時之事既往剝啄之

聲漸歇耶尋所志漫題數言以為異日一笑

夢記

偷閒學靜終不能勝彼之煎燥也意恍々不自
懌而叔明招飲連舉數十杯頽然徑醉而別睡
至五鼓夢先擺上蘭蕙盈畝花萼競發然中有
委敗者余手自移植之心念滋蘭九畹種蕙百
畝彼何人哉忽得一甌青瑩有光入手爛然余
方愛重之顧視土中如砌忽又見大窖如前甌

者不可勝紀而又有龍匣茶具金寶之物余皆
手取而置之一室中既重不可舉遂覺余家先
世力農積行累義至於余狼狽已極不絕如綫
矣誠如昨夢後世當有不墮先人之志者命兒
子桐書之

燈下書圖南語

歲己丑朱宓侯從予萬卷樓中益贈公顧圖南
寔主之樓去公舍幾三百步每旦必肅衣冠揖

予寒暑陰晴無間是時予方讀禮書不甚親舉
子業公輒以溫言相督嘗曰日出事生天下寧
有無事之日耶且先公既捐館舍從此欲求無
事更不可得予頗莊之以為長者言辛丑十月
十九日予與叔顯送公之葬偶念前語不覺潛
然至婦燈下記之

讀王先生會卷

王梧林先生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弟槐里公

舉於鄉先生笑曰吾不能暑遮陰帽先進賢冠也乃避喧景德寺樹中閣改竄經書文百餘首每一題脫稿輒以商之先君子至生財題先君子曰伯欽固好舉子何事龍經生口吻為先生崔然曰云何先君子曰是題湏見經國手段乃佳中四句何不開講而強串二比為夫練格之詔何先生搖手曰遲我十年讀書當能之今無及矣明年鄧卷出先生心服先君子誦其言不

休然先生墨卷云如徒惡理財之名而又無生
之、道則國家將焉賴哉此等殆非經生語也
壬寅閏月十八日記

雪夜

小飲周叔明第而霰紛集默念疇昔此時便著
屐登山去也歸攤牛衣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
遂酣臥遠雞亂啼紙窓如晝啟扉諦視則雪深
半尺矣昨歲孺和臥病余亦倦遊窓外玉塵無

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眎檢之筐中墨痕未舊
忽々又一年往矣頭顱如許半事無成言念童
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峰語錄有雪夜示衆一偈
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
中花未瞥啟窓猶看玉琅玕讀之惘然復記於
此

口業

辛丑臘月初一日王孟夙約會放生世長先往

余與陳繩伯沈脩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
登舟偶言友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
語孟風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々念佛不作戲
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余聞之悚然年幾半百尤
俟八鞭策然後知戒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
年來口業種々不可勝懺所恃平日絕無譏刺
短長之心第事觸于前言衝於口恰中戲解即
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懺悔永不復作然

悲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之以自惕

東坡石竹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
往求之搢材萃於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爾
予實未見與可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
倣與可不然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謂章七
書必不佳正少其從門入耳而其自寫墨竹乃
必有派耶今日得石刻一幅於吳郡之陳雲卿

簡遠蕭放絕類坡之為人而姚江錢緒山嘗記
其始未頗恨蘇氏之學雜於藝而未精緒山嘗
遊陽明先生之門意欲借此以排蘇氏夫使陽
明見坡翁之竹其論故不爾予然後知從門入
者果不佳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水是一時絕新
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書之有離騷亦是

從來絕異滋味。若夫花之光，水之色，嶠茶之氣，
世界都空。無所著其耳目口鼻矣。

陳先生

今日讀樊玄之先生智評載吾鄉陳晉卿先生
守開狀頗悉。蓋所謂心勞撫字者歟。陳才料寬
敏，知見過人。其編徭俵馬審盜救荒，皆有成筭。
而穎乎其機之捷鋒之利也，豈非才術哉。其父
便賞雅稱其人。穆廟初，父體創變吾鄉之善短。

調者必推先生與公旦許先生世謂之陳許亦
云許陳不虛耳陳既鄉試意頗自得以文呈許
而許祕其稿不出陳曰吾所畏惟子耳許笑曰
子又以予奚畏哉文章相賞今公不可多見矣

牝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訪雪浪師於海音庵師問牝馬
之貞如何予舉朱註順健以對師笑曰不然大
地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然却無正知見故

曰衆生獨馬則否余家廐中畜一牝者牧人言他牛驟等行淫無度獨牝馬受姓絕不與牝相文故知坤不取龍謂其淫也牛不言貞謂無度也余聞之輒然曰如師所說聖人是真語者實語者夫易之辭係豈易而談哉

王先生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叅雲栖便修苦行担水斫柴和衆作務斯么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

文以勸世人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碍販夫稚
子無不了知然袁小脩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
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么屬可蓋
參透此語於脩行更是看實雪浪師云不可無
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嗚
呼盡矣

聞雁齋筆談卷之四

聞雁齋筆談卷之五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試茶

茶性必發於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得水歐文忠公之故人有饋中冷泉者公訝曰君故貧士何為致此奇貺其人謙謝不解所謂公熟視所饋器徐曰然則水味盡矣

蓋泉冽性駛非局以金銀味必破器而走故曰
貧士不能致此奇貺也然余聞中冷泉故在郭
璞墓墓上有石穴罅取竹作筒鈎之乃得郭墓
故當急汲間難為力矣況必金銀器而後味不
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審矣余性蠢拙茶與
水無揀擇而云然者今日試茶聊為茶語耳

紀遺

永樂甲午崑庠起送坐員止五人一日曹瑜一

曰戴羲一曰陳劭一曰王永和一曰夏鼎是年
皆中選而永和後為名目此亦一時之盛矣邑
志詳列姓名而不及起送者止五人五人者皆
中選事載偶武孟醉吟錄中

寒食

介子推被焚事左史皆無之其說見於劉向新
序司馬彪續漢書周舉為太原令乃以寒食禁
煙人多歿死遂移書子推止禁煙三日真是白

日說鬼話耳子推有知未有不笑倒地下者晉
文公封子推綿上之田曰以志吾過夫既信而
可徵矣安有恨于無祿逃之介山不出至於燔
木以死乎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
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此是寒食的據

泗上戲書

一卷書一塵尾一壺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單綺
一奚奴一駿馬一谿雲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

一曲房一竹榻一枕夢一受妾一片石一輪月
逍遙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
袖到處名山隨緣插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
意隨我一場也纔朱衣紫後擁前呼粉黛迎歡
兒孫鵠立我則樂之自分無福腰纏萬貫逐浪
隨風卧莫子母歸問田舍我無其費亦無此志
書字抵此舟過南陽將之豐沛漕船塞河炎氣
蒸骨欲借劉季故鄉之大風吹我煩熱復怨父

叔潯沱之堅冰無端復合也投筆狂舞噴飯滿
案而其怪余之說不及博山鑪何居余笑曰人
有好時者其鄰之富者衣緋衣其人亦勉而緋
衣明日富者更衣以出始恨其家之不能酬矣
子以子之鑪而吾以吾之樂子毋為緋衣以亂
我也吳會之散人佛士家置一鑪客至必爇香
煮茗貯之時大彬壺以手拭而進之謂之近人
矣而不知其習之非性也今余之所欲甚焉歸

視齋中曾無一爲即使終無一焉而吾寧不樂也其笑曰即使吾無一焉而爐不可已也故曰獨造成家雷同市厭今夫茶與香天下可愛之品也天下人愛之謂之大同蘇州人愛之謂之習氣知天下之愛而愛之在天下亦謂之習氣出於中心之心而愛之在蘇州一人亦謂之大同故曰人情不相遠也天下不一人也情則自同人則自異子有香之癖而吾為不好香之祖

豈相易哉雖然不好香所以有香之樂癖則無
香而憂矣吾不以祖位易子之憂亦明矣故曰
依傍古人古事成俗見從已出偏見亦經陶淵
明好琴而琴無弦世人有為無弦琴效之者蘇
子瞻好書與畫為人取去更不復惜世人莫能
效也然此不足怪世人也省一弦而有陶公之
好故爭為之即無子瞻之名而必求吾之書與
畫猶得自詭曰好書與畫也甚矣世人之逐利

而不愛其情也不愛其情者謂之益生夫惟不
益生則樂矣陶之琴無弦而吾琴何必不弦也
蘇之書盡可為人取去而吾何必不為人取去
也吾之興可以如陶如蘇而何必如陶如蘇之
為我也某將有荅而岸上郵卒有以賭亡其馬
者哭聲振野張子笑曰又多乎哉夫好賭則賭
而已矣某亦大笑會大風從西北來河流有聲
舟之膠者盡解是夕焚香煮茗啜之忘倦

沁雪

或云沁雪子昂妾也子昂愛妾嘗鐫其字於石
上石勢玲瓏若舞袖方羅而拱揖以趨者竟
為世所傳寶海虞錢侍御頗睨之母柰此石在
縣治中力莫能致會令之女病求鬼錢便巫視
鬼者詐言石崇令昇之水中女病良愈自此石
歸錢氏甲他寶矣後其子不能守歸徐上舍家
余聞而笑之朱慎餘問我何笑奇章公愛石

意常逆其子孫而趙文敏又以愛妾故必與此
石並存不朽夢中說夢豈獨虞山錢侍御哉昔
米顛見石輒具衣冠拜之呼曰石大為立拜石
壇此老故是可人拜之大之不聞其誠子孫守
之也噫衆香國裡來衆香國裡去當爾之時豈
復有石乎

遊夢

昨夜城頭看月遂至土山獨坐移晷聞無足音

徘徊三松下寒泉伏不流風行之粼粼而已歸
持二鼓而道上人有開扉立者蓋風氣如春月
明如秋其青如黛仲冬之月未數數也今夕微
風稍緊偶坐玄雲石傍從松端看月而許孺瞻
來遂與偕坐移時孺瞻不耐深語遂歸周行庭
中亦復二鼓夢與二三友輩行至水側夫容千
章靜植水中夾岸皆蘆葦一人飛採一花花半
蹀而旁有二小牌刻畫甚精其辭曰翠蓋風來

動紅粧洗更新前有一白麻色瑩然牧人飲之
水復有一羊潔白不與他羊等歲千年而蒼
又千年乃白然不能逍遙長林豐艸間逐々然
群羊而索飲此殆不可曉也初十日黎明呼兒
記之

里中三老

安居半日喜無剝啄聲偶思里中三老人往年
時時聚話因紀其槩 孫雷號懷角卒時年七

十五少客魏氏能言恭簡公事六能歌能簫能
絲長指爪雪鬢面微紅狀如世間所畫東方曼
倩者手操斧鋸營丈室一楹牆壁棟椽皆以意
造而與法合雷時時坐嘯其中又嘗製栢如意
以相貺頗工巧其婦甚孝雷嘗之信義村婦問
其夫此去信義幾何夫曰二十里婦亟熟餅餌
倩余家童子追之母令翁餒也 吳豫號心田
其父默田以裝潢起家師事屈可庵得畫竹法

其佳者襍大常公筆墨中或不能辨豫六善畫
竹洒然有致狀貌魁碩如武人价士軒、行市
中頃出人頂上好啖餅餌不飲酒其言粗爽濶
大聽者鼓掌年八十猶與小兒爭沒經時伏水
不出卒時年八十二王彪嘗貌其像真得性情
者也 伊伯陽號古峰長而碩少縱酒及色絕
不吾談養生事卒時年九十六八十時陳員外
王道貽之杖伯陽持而往謝焉歸則曳之而行

明日不復御矣人問之曰空手行何不便而以杖為年九十餘始能嚙食頗多而飲亦不下數斗余嘗過之伯陽方噉西瓜其大如茶壺笑曰安期之棗如瓜吾瓜如棗矣

沈先生勸蛇事

杭州沈老先生稱妙解佛法一日與友人五六輩之山中遇巨蛇當道或欲逐之或欲避之沈曰是必有異將往問焉問曰汝非有仇欲報乎

願解之蛇昂首向沈不去人問曰汝之仇得非
在我輩中乎願相與解之其蛇昂首如故也已
又問曰吾非汝仇乎吾莫能知其因吾怨仇仇
相報無已時也願終解之蛇遂俯首而去沈歸
就寢夢一人持刀欲殺沈驚覺已復寢又夢持
刀者斷其一指痛楚殊甚覺則為蛇所噬矣覓
之味頭即山中所遇蛇也戒從者勿逐遂去不
知所在

吳因之語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閑忙者不能
造閑者之命閑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薛先生

薛先生應旂乙未北上以元自期一日過唐荊
川先生唐謂之曰兄居榜首必矣雖然白下有
許石城名穀者其父溫潤典雅會元才也兄其
備之薛遂遍訪長安得許卷讀之大服是歲許

第 二 辭

周先生

憲副周先生美嘗以父病禱於神、降乩曰為
汝父四十年前裨當相救先生怒然者不誠晉
之父聞之曰暗室昭々如此乎先生訝而請之
父曰吾少事某而某與鄰某不相善使吾以裨
亂其苗吾懼伐天和又主勢弗能禁也遂熟而
布之此事已四十進往矣先生相視大駭父病

亦尋愈溲善飯數十年而卒

觀東征獻獲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虜次周山又數日而虜
去又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
禁虜人而陳所獲鎧甲旄旗幟器械之屬長
安街上令吏民從觀之予與金季化顏遂之同
往則路上人吼々相逼而走已聞呵聲漸急則
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如堵余與二子破人

肩而入見每車二輛盛砲一幹碩而膚滑其質
或鐵或銅光燦、射人目所謂佛郎機者也美
哉其衝陣之健卒乎已觀旗則夾道而豎皆輕
繒為之又畫以五采如瓶鏤花勝之屬其短長
各異其幹丹其幅狹其上或書左輪右輪字或
大方廣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怪而又有若
紈扇而大者鷄羽之燦者綴之鳴鈴鐃、然或
曰此虜幟也倘或然歟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輛

所載皆銅碗鳥碗鉛錫碗余聞之江南父老云
甲寅之亂倭奴畏鉛碗特甚時已有投虜以射
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車盡則為戈
矛亦夾道豎或銳或角或枝或角而枝品以十
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技也邏卒按其
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々若偃啼而鬼哭
又況乎操其二張翼謁屢以趨而有不披者乎
哉故曰此猾虜之長技也弓競而長鏃利而多

稜人言虜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車百
十乘則所獲衣鎧瓶盤軟細之物邏卒守之竟
莫肯發而司馬公顧守者取甲若釜計其類各
四三付卒之健者着之而立馬上赤日耀之如
曙星如虬鱗銀白金黃丹猩黑漆以手按其文
則細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鉛石之所不
能透也其鎡馬者尤麗余所見馬一如老廐而
差肥絡其首若腹而鞭之其影如瀉我馬見之

跳踣而已矣

觀東征獻俘

獻獲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
既就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
椎盾戟立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據鞍而
遠望塵起風腥則群醜出長安門矣余時望見
一小樓亟登之樓上履滿不可置足則踣一馬
上群馬為象所衝亂蹄而走不可止余乃下馬

携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沒履會有兩童子夾而
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救々而行貌
無弗寢者有邏卒戰手罵曰么鬼胡不早投死
而費官家萬々為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
淚潜々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
李醜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會有義烏兵三千
阻山而陣李以萬騎從山嶺衝之踐血成池三
千人無寸骨完者曾未及炊黍時余心痛焉不

覺失聲墜城下然幸生還今吾子復戍於東
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征諸帥數年來負貂
襁及大姓金鈔各萬、勢必取償于餉軍者吾
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虜縛象所時有與其故
人言者余就其人問故曰此紹興某也殺其兄
而投虜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
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林會元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
母徃々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聊無怨
色後官吏部卒于邸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
無以歛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
卷批曰布帛菽粟之女必是篤行君子張可為
知人已

淵明信遠公

戊戌予客長安四月初八日孟夙邀予訪度門

瑞雲寺聽說楞嚴五因信宿而返今年有戒嚴
者說法華大義於東塔院孟夙杜徃過之六以
四月八日五年之間再同斯會令人慨然時有
隨喜者既入欲出輒引淵明自解予聞而笑曰
昔遠公杜淵明入蓮社不果後許飲酒乃徃夫
必許而後徃當時之信遠公未有如淵明者也
衆客絕倒

張林宗王而楨

大梁尉氏縣張林宗名民表自言十七歲時病
且死忽自念言竹林之勝在汴城將往生焉其
神遂出尉氏北門入汴東門且至竹林矣見鞠
母遂托之而生甫洗沐輒言曰我故尉氏縣張
民表也慕地靈來此母大怪將殺之見一神人
披金甲者言曰汝家世有善報故付此兒若欲
見殺請携以歸遂雙手捧兒出汴東門入尉北
門則林宗瞑已一日矣既甦使人至汴訪之鞠

母曰兒墮地忽言將加害輒死異哉佛言隨念
往生林宗其徵歟陳古句之父嘗為尉而簿聞
之林宗云汝南王伯楨亦為余言林宗夙根甚
異自結襦至今夫婦設榻相對晨夕禮佛不休
其母劉夫人默察之皆童身也伯楨與林宗同
舉於鄉其人歟遠真素苦心學道今之及輩罕
見其儔

韓退之云髮透齒豁不見知己故自此老上書
時語也知己何容易哉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
真人無知己近世以來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
而心隱自謂必就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
當其面面相覷不友一談一恢弥天之網沿之
釜中一投必死之淵馴其機穀目精相喻肝膽
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寬不得一籌
所謂真人之知己非耶今世座主門生謂之知

已直蟻聚耳然韓子齒豁二字自是有珠今日
食嬰挑上一齒三分之一無端冷風間々從隙
處入也此所謂齒豁者燂午睡昏々頽然自笑

論治眼

齒病勞之眼病安之此從來不可易之語然治
眼亦須少勞不宜久逸余嘗病赤眼瞑坐數刻
眦流淚面輒作睜目狀左右旋轉數百次便覺
氣爽久之亦愈乃知天下事未有不勞而久逸

者也今日夜起看月獨坐旋目偶思及此已就
寢夢見古物數百枚中有二鏡大者周尺餘小
者徑寸余取大者視之豁然眼若蒙利已取小
者一人云此雪銅為之蓋古所謂江心者與照
之涼沁肌骨予聞古鏡能療目疾常恨不能致
佳者夢中得之豈不還明氣象乎

談言

周侍郎思敬號友山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

相友善天臺既忤新鄭家居侍郎嘗為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署起天臺田間天臺遲遲不進江陵嘗謂侍郎曰為語耿天臺當一出及吾在也侍郎輒感言曰天臺老矣豈能婆娑郎署間向諸少年作折腰態乎休矣江陵頓足頃之遂改太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鄒南皋劾奏江陵奪情非法事江陵怒甚欲斃之杖下侍郎憂之銳意為鄒解圍遂入見徐請江陵何怒江

陵語之故侍郎笑曰堅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
多着氣力堅子化為烏有矣天下事大此者凡
幾皆政府身肩之柰何以天下之身為一監子
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江陵意解鄒
竟免死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斯之外
沉生死之機已

論友

許元情携其友字來看頗是平正通達不作世

上影嚮撥拾之談可喜也但元卷常秀密魁卷
常蹶通則此猶似未辨耳因謂兒子作文無他
法只要洩入題隨跳出題外深入題隨觀題之
意跳出題外寫題之情觀題之意下語不踈寫
題之情運筆不滯然此非余言之也馮開之先
生教人洩處更洩一步直入針孔然後盡從筆
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不知洩一步法欲從筆尖
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趙道人

庚子冬僧懷愚禁之玄祕閣上道人趙玉林年七十餘事師甚謹每夜半輒煮湯溫餅餌候俟禁寒不少怠其徒從外歸有持棗栗遺道人者輒盥手而藏之以奉懷愚而懷愚亦不自安嘗言吾何德行柰何勤苦老人脫老人復然吾寧高枕卧不復徑行念佛耳一日余與顧孟兆訪之孟兆目予云誰謂懷愚無益於趙吾入玄祕

閣而諸沙彌兩頤無弗默、動者予謂孟兆不
意公等亦能觀色積厚之光蓋可誣乎哉

心月

淨心之徒曰照明號心月面白而麻舉止恂々
早夜持圓覺不休年二十餘病死將寂淨心取
其所御衣置榻上明笑曰來時着何衣隨地留
以供堂中給事者何不可而蓋死人四大乎請
亟如法然我有問及者但云已朝海去矣遂瞑

記潘姊丈夢

予姊丈潘對峰名士元孝友剛介誠然君子人也萬曆甲午春暴卒先是館於青浦得一夢甚異夢青衣數十人喚對峰對峰曰誰名青衣者曰汝有罪故相喚耳對峰恚曰吾生平正直即不敢自謂有德安得有罪則隨數十人偕行至一所流水洋洋橫亘一木水土對岸殿宇參差一僧謂對峰曰坐殿宇者聖賢也常人走木上

有罪則沒入水中對峰問僧曰吾將誰從僧曰
汝從木上行耳對峰自念人生當坐殿上奈何
效常人行視其木危不可渡則故作數武越之
青衣者從傍睨視切々若數其武則對峰行愈
疾既渡岸傍見一豕人立而言曰不必前與汝
皆豕耳對峰大恚曰畜何敢言行數武又有一
羊特起若使為羊者對峰愈益恚甚前一吏謂
曰從此入則入一門王門也轉廻廊至一殿則

世所稱閻王者在焉黑面秀眼冠忠靜冠據案而坐牛鬼蛇神森立階下階下吏使對峰跪對峰不可撻而前問王曰吾何罪乃相喚乎王謂吏曰對簿吏取一簿呈王王執簿笑謂對峰曰汝不可謂無罪也汝為吏時而好譏議人又私某人雖汝墮畜道矣汝何無罪歟對峰笑曰王誤矣吾安得吏吾為弟子員生平讀聖賢書慕聖賢行事而家貧困前年奪吾妻數年聞奪吾

父母常自恨生不如死吾安得吏而應墮畜道
乎王閱簿良久变色曰誤也雖然汝既遠來則
使見汝妻焉轉眄間則見余姊立庭中遂相持
而泣執其手若冰對峰又懇之王欲一見父母
死亦不恨則父若母隨念至矣望之大慟遂覺
覺時汗浹腰背館中童子聞對峰忽々自語者
幾二鼓矣俗以為魘故弗敢呼也對峰為余說
如此是為癸巳七夕後之一二日後八月對峰

死

紀異

甲午初秋余從顧升伯夜飲聞王子虛家僕婦
為妖狐所中叩其故則曰婦方夜績有飛虫集
火上撲之遂不省人事疑中妖也或曰日來言
狐妖者多矣余歸時則金鼓鈴鐸之聲徹於
四境甚有持釜而擊者數十夜不休縣官禁之
不得一日于西關外酒樓上捕一道人蓋言妖

者也搜而考之則有數百紙偶人繫腰裾間皆以小鐵線作手足狀曰吾呪則紙人能飛去有鐵線所以傷人吾又呪則能收之余聞之笑曰使道人能飛抵人可謂得呪矣乃不能呪使毋捕乎恐其術不至此後械街彈所又拷之輒哀鳴曰吾術何能飛紙人也吾聞境有狐妖故作數百以相煽亂以為收者若干矣吾意不過得錢耳乃殞其身愚人哉真可憐憫也然言狐者

竟莫知其源流又聞之是時一府皆然抑又異矣

聞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王季昭度曲庶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束今日納涼張時可亭上聞徐

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快然季昭歌者也微
言冷譔雅冠一時後為尼數年化去五月廿六
日記

詩盡

蘇子瞻云論畫以形似見與見童隣作詩必此
詩定知非詩人楊用脩曰此語似偏晁以道補
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
有畫中態李宏甫又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

形人在詩不在畫外正寫畫中態以道用休宏
甫皆聰明絕世古今奇男子也亦安心為長公
蛇足耶姑鍾之將使三家村學究咬牙提耳目
日為學語小兒解說萬遍則未必無小補云端
揚目戲書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往
往連旦有婦先生者年七十餘矣亦與生狎客

多笑之而予獨愛其婆娑自喜之狀生或怒輒
為之解圍生謂予吾能遊老少間頽矣故不若
君之左祖老人也予笑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
耳今歲癸卯予既五十而沈生來自吳興觴於
愧古堂中竹肉遞陳談言紛起生視坐客都無
故游相與追話其事不覺潛然王孺和贈之一
絕云滿堂絳管間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
少年都不識故交一別已無多生大笑引滿頽

然竟醉

仁脉

達磨面壁九年影留石上魏恭簡召工鑿之深
三尺有血濡、出石端工乃止當時之聞者驚
相告也優填王思佛命刻栴檀像世尊下忉利
天時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世尊云無為真佛實
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耳易中孚之辭曰
豚魚吉解者曰豚魚無知之物以况不可化誨

之人覽之不覺失笑

雁齋筆談卷之五

聞雁齋筆談卷之六

廉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任公

故人夏惟訥好求遺書能識字土風世故多所
抄錄嘗藏一篋甚秘其妻莫能見也惟訥且死
妻往視之僅一秃管數十枚抄寫雜記百卷而
已此亦吾鄉之一奇也故嘗為立一傳今日得
其所錄備倭始末一本中載任公寄子二書辭

自忠壯附錄於此其一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
定數惡滋味嘗此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
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々
聚首奚必一堂哉其一云我兒細々叨々千言
萬語只欲乃父回衙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
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少百姓不得安家嘴
毡累草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對兒等相泣悵
榻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

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忠妻死節子
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字而已可與汝
母言之不必多話嗟乎世之論任公者以為不
愧大夫死綏之義今讀其書名之下寧有虛士
也哉

貞烈

顧貞婦王氏女歸烈婦陳氏女此誠間氣之鍾
積善之慶也異哉貞婦聞變成服拜而不哭便

欲守夫歿不復歸寧之義而烈婦投火不得自
猛不得或勸之從容守義何不可而憂汝母為
烈婦曰吾籌之審矣興廢家國所時有至此不
可守而自盡母寧及是時耳料理周身事甚具
遂絕粒死語云從容中道其一貞一烈之謂歟
吾鄉吉祥善事近世多有往：出土大夫名家
後如吾友許仲嘉之割股言或及之頭面盡赤
默：移時殆非世俗之孝也

王先生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好吟喜飲嘗自號醉愚
又號倚梧吟叟辛未甫釋褐即遺先君子與沈
聲遠書云秋氣漸肅池上芙蓉爛開兩人徘徊
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舉酒相属叫呼
鳥：寧復念王大拘迫拳拳之苦乎又曰黃花
白酒偃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麋鹿野性終在
長林豐草間耳已令歷城遷臨安竟以懶羅時

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輩酣飲山阿吟咏不
輟視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愛
晚年弥篤嘗邀先君子過西園坐臥萬梅館中
輒懷母太夫人德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
月一夜水滢々細竹烏雀墮閉門霰雪飛所嗟
母子遠復嘆兄弟違如何酒未醒夢逐淚沾幃
又嘗與先君子書云暇則縱帙獵奇倦則攤姬
酣卧大丈夫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辭疊々累

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簾高可三尺字畫適
遠不減率更令惜為人取去今日偶得先生倚
梧吟追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寢其詞曰飲酒未
必醉倚梧便長吟涼風吹苧衣逍遙開我襟朝
朝白雲飛、彼高山岑暮、孤禽還想在中樹
林白雲共飛鳥孰知浮與沉朝、沒暮、孰知
古與今

夜泊論友

偶與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宮羽迭變
真有無量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
無寐忽思吾里中五六兄弟怒如調饑也乃知
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
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常品無奇此倉皇下
咽不經齒嚼者耳海內慕尚之交譬如親賓設
席雞猪魚鴨大畧與常用等第一經庖人俎膾
賓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夫

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卒然遇之食指自動
雖裂鼻折吻縮舌澁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
不食然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
元神也非飯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
味但覺有之則肢体輕安肌腦滿壯一日損之
神氣消縮緩急失之腰背麻痺吾烏乎知其所以
然然而然耶故夫相知談何容易管鮑之交遇
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視而笑莫逆

于心傳其神

記作傳

風俗不雅純正是長幼卑尊之情太洽不及禮耳太史徐伯衡以禮率人卑行肅然不命之坐不敢坐也友輩有以真字推伯衡者心領之每誦其言以為知己余交伯衡久矣當是面不譽人背不毀人非忠益之數不以勸人者耶家世長戲貌伯衡于扇端余心許作一小傳徘徊不

果何者真者之性方日進其道未應傳也甲辰
七夕後四日記

寒窓戲語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
曰禪喜一室十圭寒蛩聲音折脚鐺邊敲石無
火冰月在軒燈魂未滅攬衣獨坐如遊皇古意
思虛閒世界清淨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
界名最第一亦有倚紅大師蓮花不染苦吟乞

士不碍真空一動道場方斯邈矣其一日人殺
窮陰殺節悲笳亂鳴撲面驚塵穿骨飛雪啣故
寒寂搗截陰山萬里沙場僅餘鬼哭肅陣歸營
冰月當戶滿引清嘯拍墮膚裂此一境界差足
神王亦有專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尚留
殘孽非曰能之願姑舍是其一曰豪舉盡屋曲
房擁爐列坐鞭車行酒分隊徵歌一笑千金標
蒲百萬名妓持箋玉兒捧硯淋漓揮灑冰月還

缸我醉欲眠鼠奔鳥竄羅襦輕解鼻息如雷此
一境界亦是賞心亦有年少王孫推姬酣卧蠹
魚墨士典衣論文既腐既酸所樂不在

燈前自語

原夫男子之事故少樂而多憂不謂鷄肋之人
亦好難而賤易燥濕輕重不涉其時幽快娛悲
每狎其變見抱甕之無械薄視機心感磨杵之
多勤恥言順運乃至愛月性也悲笳吹落霜天

魄則愛之情愈王微歎情也曼聲灑盡羗人淚
斯情之感弥深病非所患但使面留五管不愁
二豎之忽膺貪故自甘不必家餘宿春常望三
徑之客至不貪虎子好入虎窠未見龍珠欲攫
龍怒捫心自分據理有由昔老氏無為直須絕
學惟宣尼發憤然後忘憂常樂豈入門之方上
達非修道之教客聞唯々余心否々凡所有相
盡是虛妄世人以苦為樂不肯空其所難吾欲

以樂為苦敢復住于所係首銳足方難甘園宇
之養眉橫鬢垂羞慙見女之觀借此筋骨度彼
年華非則兩皆非是則差近是苟全微尚任笑
福輕

陸彥先

彥先怯蟲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
遜去嘗行山中有蝨集其裾截裾而走喘行百
十步猶不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

兩童子候伺母令鬼闌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其寢休沐矣彥先怖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閒後童子至惶遽從門閒出持童子肩狂叫欲絕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客謂彥先曰君怖鬼而鬼乃憑君為童子崇非鬼崇童子也君直鬼耳彥先笑曰吾故幸童子之來以為脫于鬼矣而烏知為崇乎嗟乎如彥先者真可人矣觀其詩格冷然有風舉態識者以為此道中散

聖今未見也

燈下懷先輩

余自非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嘗
有抗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後北向
坐方令童子布席呼余就位少呼行長呼字至
余年五十猶然見葉先生雲嶼稍々款曲余心
懼甚以為先生之外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
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昔歟余于吾鄉名兄

弟間猶及侍四王三顧如奉政之和毅朝列之
清真臨安之古渾德安之坦亮莒州之豪雅歐
寧之沈敏孝廉之開霽許人如禮無惕于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它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
人或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予語知予
病目玄心憐之今夜予乘月色訪古松于玄舍
予却立相影下使童子問曰松師在乎玄掉頭

不顧而去予心知為玄也亟呼之玄大喜遍告
其徒曰元長眼差矣乃能從栢影下識余因跳
躍不自休予笑曰借使君能酬童子問幾失君
矣因與松師霽澄輩話其事不覺悽然昔龐安
常病聾求診者必相眎以筆東坡居士云君以
眼為耳吾以手為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曆年月
日

王蘭堂夜話

張子之友許公舜既死七月得一子曰孺瞻孺
瞻生十八年而公舜舉孫孺瞻飲張子張子嘆
曰快哉公舜之有孫也宜哉余與公舜交自今
上丙子于時同擯于主文者相與徘徊陽羨山
中久之而歸時公舜方翩翩年少然其情念已
居然長者又八年公舜死世人悲公舜之死不
幸無子也而今有孫使公舜在春秋僅四十餘
耳夫使公舜在而得孫世人之得孫固有不待

四十者矣夫何足快孺瞻生不識其父而公舜
死然後有其子今又有其孫余因公舜有感矣
昔余大父之失怙也甫三歲曾大母憐之大父
泣亦泣笑亦泣既長時以衫繫着大父額角上
沾沾喜曰異日者庶幾偉男子哉已又未嘗不
泫然泣也大父常自言吾五六歲時夜半起如
廁見明月當空雲物如錦亟呼吾母觀焉母立
月下顧自見吾母子影淚潛々如雨會有雁戛

然長鳴悽黯欲絕其後又十年而得若父母且
喜且悲自言可幸無恨嗟乎余因孺瞻益有感
矣公舜未有子而死而今得孫後死者見公舜
之孫而尚未有子誰謂公舜死而後死者生也
許叔顓曰難言哉難言哉天地既闢吾與物偕
入偕出與其機未有知其所以也而迷者切々
然議之小大修短近遠張子不對顧侍者書之

艷詞引

世無窮途道喪分別興之所到不妨嘔出驚人
心故不然也須隨場作戲開眼便覺天地濶過
鼓非狂林卧不知寒暑更上牀空靠老驥自何
閑唾壺蓮花不染曾出泥下是以維摩榻伴天
女解禪摩登室中慶喜證法即腐即奇非花非
幻漫露淨丑之脚恣逞兒女之歡看他布袋糊
繇東跳西勃始知門前田地水綠山青當場偶
傀還我為之大地衆生從渠笑罵詞共一百二

十首

刺語引

天地刺氣也日月河山刺影也人鬼鳥獸紛然錯然刺夢也竺墳魯誥刺典也詩賦古文舉子業刺語也蓋得道之精以遊無窮而其土直為不化之物則必有刺、與刺相尋于天地日月河山人鬼鳥獸竺墳魯誥詩賦古文舉子業之中以至世出世間謂之不朽謂之不滅總之此

不化之物而已矣余年十二而自以其意竊爲
文章父師見而笑之又十年而以其文浮沈于
世什一收之什九棄之又復三十年而什五棄
之什五收之什二憐之什一歸之男子之義有
殺而無憐余弗敢受然余亦弗敢以收之歸之
者爲是而棄者非也故錄其剩語以俟後世有
楊子雲不者剩之收篋剩之蠹腹則已矣嗟乎
余之剩語如此而已矣顧影自笑胡蘆中有張

元長如此而已矣

蘇齋二約

飲酒約

性好朋友又有天幸不重絕于當世之賢豪長者故自數年病目以來強顏陪侍非為飲食將以領玄旨開笑口也乃者殘光增蝕漸辭白晝雖喜客之性不能自禁然而動止倉皇嗾啗狼籍客方起立我則宴坐我欲舉筇客正引盃顛

之倒之可嘆可涕當爾之時好友周親必然憐
我夫以憐我之故使諸君臨食不樂我則何安
此其苦一矣又行酒青衣無論頑鈍即諳曉主
意豈能自忍喜怒之情見客迷謬必然發笑我
料彼笑情寔不堪彼為中節之歡而我有不言
之恥此苦二矣又長隨奴子我所寄視凶醜之
性公侮其主蠢然下走求庇于客或者止防主
怒不顧主羞或恃客愛主為主生咎此皆吾所

不見實則人之時有其為苦三耳具是三苦母
柰彼何敢告朋友慎勿召我若我為主不從客
食客怒不食便請別去我心之苦甚于

作客亮
之宵之

作文約

生平識字不滿數行為人作奴已盈萬紙傳曰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然豈其然耶迺來病悻
終夜怍、客告我燒却筆硯勿藥有喜此徒妄
語耳使吾文可以得悻文何患焉然因是少謝

戶履但乘興為之片語會心欣然竟日久之病
為良已乃知筆墨作祟正為俗下文章使退之
受金何妨譽墓昔長吉無命豈閑嘔心便欲斷
鬚萬餘運蓮數百曰尔不見蠹魚無目飽嚼群
書殺兔不言揮染五色者乎汝既傳粉難禁出
塲然恐率易之習不易消除請覓對症之方後
吾所好唯是墮地以後種、貪求乃者饑病所
驅老不戒得欲別俗鬼無出此符諸君慎勿笑

我交不匿心士故有癖耳

寒窓戲作二約

付長鬚掌管客至便以眎之客或嘲我不赴飲
損趣不辭金損廉者輒荅曰正是學趣不赴學
廉不辭也時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病
居士病居息舫中不窺戶者三十一日矣

茶說

天下之性未有淫於茶者也雖然未有貞于茶
者也水泉之味華香之質酒醕米積油盎醯醢

醬在之屬茶入之輒肖其物而滑賈奸之馬腹
破其草而取之行萬餘里以售之山棲卉服之
窮首而去其羶薰臊結懣隔煩心之宿疾如振
黃葉蓋天下之大淫而大貞出焉世人品茶而
不味其性愛山水而不會其情讀書而不得其
意學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飲其韻甚矣夫
世人之不善淫也遽之怪茶味之不香為作茶
說就月而書之是夕船過魯橋月色水容風情

野態恭烟樹影笛韻歌蒐種、逼人死矣

雪窓自遣

窓隙窺見同雲簷茅不聞集霰無樹飄花片片
繪子長之壁不粧散粉點、糝原憲之蓑布衣
自短猶堪絮起風中足指盡穿行看鴉翻城角
屋張融之舟游情訪戴塵范史之甌礪志卧袁
党姬故解煮恭敲石無火王仙即思披氈質典
多鵲或云檻外封條悵望山陰之有橡俄聞庭

前折竹驚看筐內之積栢玄陰脉、子卿齒之
與皎日增光玉屑霏、孫康映之覺虛室生白
織兩髻之絲文成雲錦飛霞體之絮王敬長空
恨無道蘊奇才比物見推于叔父不數王元豪
右迎賓式重于暖寒漫看剪水率爾雕水

祭樊父文

維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我師棠翁樊夫子
以疾卒于楚黃之正寢是歲五月十四日訃聞

崑山農工相與哭于野市人哭于巷門下某
等各採辦香哭奠于生祠下越五十二日緘書
函帛拜授使者而為文哭之曰嗚呼痛哉夫子
而果逝也耶日何歲而弗麗于天斗何旋而弗
居其所而夫子果非逝也耶則夫泰山之或顏
黃河之時竭蓋事理之所必不然而名有不必
不然者則又何必致疑于天之不可問而使善
者怠不善者肆耶第其等之所瞻依而趨步者

唯夫子之爲質既攀轅而莫挽終翹望而靡極
即遂爲天外之冥鴻深林之威鳳竒文秀理猶
是以陰長某等之骨而作之氣而今遂棄我弗
復返矣天乎天乎荆山之璞剖而未耀于天下
也耶合浦之珠藏而不久媚于澤也耶其記白
王之棲而去耶其乘王子之鳧而飛耶夫子之
生也人之君子今之古人道之龍象類之鳳麟
其在崑也衆人之母學士先生之父而胥吏之

神君縣乎白雲在望至性遄發揮清風于懷袖
委章綬其如脫夫子辭峴棠陰滿庭峴思夫子
惟蘄惟冰此固智愚賢不肖之所共知而共信
抑亦當今有志者之所願附以為同氣而同聲
而某等竊窺夫子之貌想像夫子之心有深而
不可窮者不然而何其度之抑々而色之溫々
商城無鑛崑人有生尚不足以掎夫子之萬一
而夫子亦邈然深思以為此何足云天乎天乎

詎謂舟中數語已秦雒門之曲楚水茫々處聞
山陽之遠也哉昔日減書夫子獨坐廬山之頂
今日書去某等會哭臭水之濱天乎天乎誰與
之多而誰不盡其施也耶誰留其有常而誰奪
其無常也耶天耶人耶命耶道耶夫子其果道
也耶果非逝也耶雲耶松耶鶴耶仙耶江流吳
楚淚洒西風夫子聽哉如聞其語如見其容

尚饗

祭沈元澄哀辭

維萬曆三十年冬十一月三日是為仁兄沈元
澄寃寃之期其歲壬寅其月壬子其日庚申其
教下弟張大復束菑酣酒寫我哀思其辭曰痛
乎我兄之死也光明磊落之度飛揚掉勵之才
軼群絕倫之志發憤忠益之辭談笑胸開排盪
氣振有骨非賤死病長貧人之君子今之古人
憶與兄交歲在癸酉白門把臂倚馬數言兄不
恨子之無賴子不驚兄之過方雅操相先務存

道奇文共賞誓不後人或兄俞而我吁如虎之
爭不必上殿或我朝而兄哂同心之誼利于斷
金兄涉兩岡我先布席我泛黃潭兄蚤迎門村
上花開時、班荆道舊酒後耳熱行、指足滿
中接壺角奕我讓兄才冷擊微言兄饒我興樂
此未歇臂胸幽明依、夢裡相逢幾迴鬚眉可
見漠、重泉未曉終是彷彿難憑時聞古木悲
號意者金石之章聲、嗚咽陡看秋鶉奮翮

庶知

薄雲之義片々天飛怪風凌雨還疑戟髯談心
瑞靄祥雲豈是橫經論道忽々數載悠悠我思
所恨墓木若拱貧無短劍趁此芊草未宿暑嘔
寸心悶書客問羨兄正性徒為大年傳寫兄神
笑我後死何不速滅白眼門天昔胡調高之無
和倚風長嘯今胡仁壽之不然又况乎突冷如
斯伶仃似鄧長賁壯志款々下泉獨抱孝誠陶
陶永夕征雁嘈々淚灑空幃孤昂寒枝瑟瑟血

染江上丹楓吹旖風酸歌挽孽死一盃之土既
覆化碧之日何年夜雨傷神空山寂、土高凝
秀正氣漫、兄事既終而我何待喬公車過
痛少、斷腸蘇子簣竹之感葉、成血杵不解
彈有弦、絕何處無笛那忍再聞尚饗

居玄嶼哀辭

山林之性見人則驟野死之質不擾于原故佯
狂非聖托盲非真米顛盡船于書中狂衡揭鼓

以自斃絕代異人風斯邈矣若夫喜怒哀樂不
知所措恣口傾倒其意云何挈手行游瞥然而
去吐舌陳義俯首便眠人莫能解彼么不知昔
者吾友嘗從事焉故長洲散人居玄嶼名懋時
外形放浪中心混然挾綃素以東遊儻數塵而
至止寒蛩四壁殘書攤案濁醪晨引松枝夜燒
興有所至時同千里之彈琴意見輒偏輒如立
本之狀匿漫罵王孫非閑醉酒大笑欲絕不必

賞心持纈祈請漫擲襪林窘市肆中人爭葵扇
快似野庶心實寒灰飲如吸川嘯逾鼓吹咄哉
若人可謂犯人之形無人之情任天之放不知
天之樂者也時惟冬月酸風裂鼻敝裘無煖足
指欲穿搔首西望薄遊故園忽膺二豎不及迴
轅嗚呼哀哉怵頭無火被不覆足兩目猶張顏
色如故婦子牽挽哭聳泉沸啟視手足一笑而
瞑嗚呼哀哉頤突煙冷雲釜塵生徹嗣僅延蔡

女未嫁子畏厥死吳趨公望沉魂鄧浦筑數
子夫子兼之嗚呼哀哉世上畸人其有終乎

鐵兒葬誌

鐵兒張元長初生兒也母顧氏娠七月生方娠
時大父九川先生夢玉一塊墮懷中大如爪有
父故乳名曰鐵示非玉父無害也或云七月子
當長大父信之然羸甚五指惺如錐具體而已
及暮齒骨怒生秀目方口長耳豐準伏犀骨隱

隱實頂見者莫弗奇之甫三歲能誦唐詩絕句
百首而尤喜誦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之語
大父頗戒乳母不令人見也適有巫媼視鬼者
見之訝曰此青州回舍人何在此乳母詈其不
誠媼徐曰會當去久之病瘳疹醫禱一月始愈
又半月而痘疹見帝竟夜不止是時大父卧聞
帷齋中夢至大梵宮叅禮如來一人導之而東
阿羅漢結跏趺坐又道而西、則祖堂瓦甍皆

碧琉璃色莊嚴璀璨一僧結跏坐蓮花臺上以
紅錦覆其首啟視之則見像也大父放哭而覺
而童子候帳前報見痘見矣痘九日不發竟死
是為萬曆五年丁丑三月十五日戌時葬之馬鞍
山陰大茅真君殿後年四歲其生以萬曆二年
甲戌四月十二日丑時既葬嘗欲誌之不果今
年己亥余再遊燕臺三月初九日道經潤州夢
見笑語如曩時起而為之誌嗚呼夢而生之夢

而死之入夢而葬之誌之惡乎知余夢見夢也
耶其有夢之者耶嗚呼此可以觀人世矣

馮雷葬誌

清河張元長之僕馮雷字子聲以童子事先大
父大父卒事先君子勤苦自勵未嘗以智先人
以虐駕物徃々見信于里之長厚者先君子旣
卒予不能事家人生產多困乏老僕之狡者輒
謝去雷獨依々惟力起舊業是望予旣病廢則

又望其幼主終始不懈年五十二妻潘氏少雷
十二歲早夭葬于馬鞍山之阿無子生二女長
嫁金鳳、子童子也次嫁楊積雷既疾亟猶強
扶賀節見予、聞其經紀後事甚悉告之曰汝
身非汝有也可置之汝病瘳矣雷自是遂不復
念又兩月乃瞑遣鳳來謝意欲啟潘婦之藏而
合焉且曰為語主人倘不忘悼蓋之義苟存其
姓名異日者即為若教氏之鬼而目長順乎予

潛然許之雷既葬王山之陽乃爲之銘付鳳且
勒之石銘曰死不忘其主生欲留其名呼婦同
穴長蔭松陰吁嗟馮生亦何愧乎天與之形

有備書生陸致者少以其業侍予浮沉四
方且數年矣客歲顧予張行可先月軒中
瞿然請曰公方有文章而致病且死懼不
復從事豈有帳中祕致堪爲後者耶吾願

也予聞之惻然自愧吾非羊叔子而歿幾
湛矣命兒子相取筆談雜付之錄未五卷
而歿死稿藏篋中幾供魚腹今年夏海虞
瞿元初梁谿鄒公履促予付諸梓人予乃
請之華亭陳眉公又請之吾師湛元沈先
生皆曰可于是求吾友顧孟兆唐溥伯校
而刻之凡六卷蓋歿書其五其六則茂苑
章林石所補也時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初三日貞節堂記

方外友

悟善字隨時

廣先字道虛

廣清字霖澄

海從號巢雲

寂虛字歸元

真志字定慧

門人

顧天挺廣伯

錢賓于王

李熙伯雍

譚仕登元龍

鄭胤駉彦逸

朱泰徵子將

沈

綏叔和

孟時來勿逢

張

桐子琴

張

櫝士美

張

樗子喬

聞雁齋筆談卷之六

畢
大尾終